蘇維埃語言學走上了新的道路

維諾格勒多夫著 余元盦譯

第一節

在蘇維埃語言學史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已經滿了一週年。1950年6月20日在“真理報”的語言學問題自由討論欄中，發表了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一文。這篇論文在蘇維埃語言科學的發展中，發生了基本的革命。它暴露了馬爾院士理論底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的本質、它對蘇維埃語言學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堅固的理論基礎，並以非常明確非常精密的形式闡明了語言作為社會現象的本質，闡明了它的特徵，它的社會機能，構造，它與思維的關係，它的基本規律以及它的發展途徑。

在最近期間，斯大林對我們蘇維埃語言學提出了三大任務：第一——消滅馬爾的門徒和其繼承者所建立的學閥制度；第二——把語言學從馬爾的錯誤中解放出來；第三——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實施。這個最後的任務——是主要的任務，而前二個任務——是完成它的創造性解決和解放的必要前提和必要條件。

把馬克思主義實施在語言學中——便是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所提供的，特別是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中所提供的那樣基礎上，全面地研究一般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理論，並以世界語言的具體歷史研究方法來創作地發展這個理論。

包含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底斯大林論語言學著作，對語言學展示了光明的遠景，並以創造的馬克思主義底新思想和新結論豐富了一切思想戰綫的工作人員，一切社會科學的代表者。

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指明了根據馬列主義的哲學和方法論以及促進共產主義社會建設底蘇維

埃科學進一步發展的任務。斯大林十分果斷地強調着批評自由和意見爭論——是蘇維埃社會中科學發展的規律。斯大林說：“一致公認，沒有意見的爭論，沒有批評的自由，無論什麼科學都不能發展和進步”。創作的討論，應該幫助着克服矛盾，應該幫助着統一的堅決的解決爭論的科學問題，應該幫助着探求真理。

語言科學的歷史，不知有其他範例，一當有了思想家的偉大著作時，便那樣迅速地自由地將語言學的發展，指引到新的方向上。語言科學的歷史，不能指導其他著作對語言學家思維的進步，給予那樣有力的和健全的影響。

在蘇維埃社會中，科學有機地與實際結合起來。蘇維埃語言學理論基礎中的根本改變，需要高等語言學校和中等學校裏底一切語言學教導制度的改革。

在相當短的時期內，編成了高等學校中基本理論的語言學課程的新綱領。特別注意到語言史課程的正確組織。

着手重編充作專攻語言學方面的大學生和研究生用底科學研究工作之設計（還未完成）；依照斯大林的英明指示提出了新的問題。基本詞彙，詞的組合，字形變化，具體的語言造句法，以及語言的相互關係和體裁問題的研究，佔了重要的地位。

蘇維埃的語言科學，不能把語言，尤其是不能把我們多民族國家的語言，與學校教育的實際中割裂開來發展着。

所謂馬爾的語言學“新學說”，反映在外國語的教授法上，可能是非常有害的影響。關於馬爾理論中語言和思維的關係問題之不正確解決，引導到教育過程中本國語和外國語的互相作用問題之不正確解決，引導到外國人熟習時對本國語作用的輕視，引導到翻譯的理論和實際意義之減低。

蘇聯科學院文學語言部和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教育科學院的聯合會議，以及繼他們之後的許多學術、教育會議和討論會，指示了蘇維埃教師們的工作以正確的科學道路。

值得注意，由於斯大林的著作，語言學問題已經成為全民的了。語言學的實際問題，在蘇維埃科學工作者間，遭受了廣泛的創作性討論。

斯大林的著作，指出了文藝語研究，作者語研究，說話技術研究的新道路。

在20次第佛利斯市黨的會議上，喬治亞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察爾克維安(Т. Чаркван)同志，根據斯大林同志論語言學著作，提出了現代喬治亞的文學語問題。他說及必須從它的擬古主義、不正確的土語和人為的語言構造所混亂了的影響中來保衛現代喬治亞的文學語。喬治亞的知識分子，被號召起來為了爭取喬治亞文學語的純粹和高度培養而鬥爭。

語言學的一般理論，不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割裂開來，不能與我們語言學家在民族語——特別是近代的民族文語——的發展和標準化中的積極關係割裂開來。蘇維埃語言學工作的實踐是與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不可分割的。它以斯大林論社會主義民族語言的發展規律性學說作為方向。

民族文學語結構的定律或編類，文字系統，綴字法的研究，語法，辭書的創造，學術用語——這方面是語言學家的專門工作——的制定和發展。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新型地闡明了語法的知識意義和教育意義，建立語言的基本詞彙之新的概念，指明了全民語言和方言在社會發展各時期中的互相關係和互相作用的形式，並在這個實際領域內對語言學幹部提出了新的任務。

偉大的俄羅斯民族語言——我們祖國一切人民的最有力交際工具。例如在本國內，各民族的千千萬萬人們，皆以俄語來思考和說話。偉大的俄語，變成了全蘇聯人民語言寶庫中的無窮泉源。

第二節

蘇維埃語言學家究竟怎樣依照斯大林的著作來創作地發展和研究一般的語言學問題呢？

蘇維埃語言學理論底有成果的創作性研究，

是與解放馬爾的錯誤聯繫起來。尖銳地提出了清除語言學基層的任務，在語言學的理論和實際中根除關於語言“新學說”的邪說。這個任務首先要求對於各種各樣的語言學材料，從一切方法立場底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命題上，以及馬爾的見解上，予以精細而有良好根據的批判。斯大林同志，把馬爾關於語言“階級性”的公式，關於語言作為上層建築的公式，馬爾的語言融合的理論，馬爾的語言和思維發展中的階段性的理論，以自己的分析給予了如此批評的天才典型。

斯大林論語言學問題的著作，造成了蘇維埃語言學家底科學創作積極性的巨大提高。蘇聯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付印了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庸俗化和曲解”為題的2卷選集(總篇幅計80張印刷紙型)。在這部選集中，把馬爾院士，梅什察尼諾夫(И. И. Мещанинов)院士，卡茨涅爾松(С. Д. Кацнельсон)教授，雅可符列夫(Н. Ф. Яковлев)教授，菲林(Ф. П. Филин)教授，以及“語言新學說”的其他代表者之許多著作，從斯大林論語言學說的原理中，加以分析和研究。與暴露馬爾和其門徒的錯誤關係上，在這部選集中發展了斯大林論語言學說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原理。

馬爾的錯誤，一般都主張蘇維埃語言學以沒有著作，而後迅速地以不再重犯來消除它，這是過分樂觀主義的現象。對於這點，必須儘力與語言學幹部進行思想、政治的和科學教育的工作。

廣泛而全面地發展一下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在與他們的各種語言基礎研究上所結合起來的創作性實施工作。這項工作的首要成果，是二部選集：“根據斯大林著作的語言學問題”(1950年、國立莫斯科大學出版部)和“現代俄語的句法問題”(國家教育出版部，1950年)，它已在出版物上得到了評價，並引起廣大蘇維埃社會人士的注意和討論。在蘇聯科學院文學語言部會議上，在烏克蘭科學院和其他各加盟共和國科學院會議上，都發表了許多報告和演說。

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所作成的理論性文章選集，是最深刻和最完備的具體資料(“蘇維埃語言學的基本問題”)。這部書裏闡明了基本詞彙的概念，確定了它既適合於個別的又適合於十分多種多樣的語言，例如俄語、英語、希臘語、亞美尼亞語，埃斯基摩語的具體歷史發展之規律性。依照斯

大林的語法定義和它的內容來研究例如俄語中的體、時、式那樣的語法類目的發展；對各系語言材料、觀察一下辭書和語法類目的互相作用問題，在它的字形學和句法論方面、分析一下語法構造和相互關係。在有些文章中，闡明了音韻學與試圖確定音韻學在其他語言學原理中的地位有關的一般問題。以斯拉夫語和日耳曼語歷史中的廣泛例證作為討論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之論文，引起了特別的關心。

斯大林關於基本詞彙作為新詞構成的基礎之學說、提出了關於詞的構成問題，提出了關於它對語法和辭書的關係問題，提出了關於詞的構成之類目的編纂問題，提出了關於各種語言史中，例如俄羅斯語言和日耳曼語言史中底語的構成之內部規律問題。這些問題也在理論選集中找得了反映。在這部書裏也刊登了若干著作，這些著作是試圖解決突厥語、烏格羅·芬語和印度·歐羅巴語底歷史比較語法之許多具體問題。還應注意關於民族語言，例如挪威語的構造之研究，以及關於語言的分離和匯合過程之研究。

這樣一來，便推進了一般蘇維埃語言學在與各種各樣語言底歷史和歷史比較研究相結合上之主要原理的創立和發展的工作。

這項工作是集中在語言理論的如下主要內容上：

(1)作為社會現象、它的機能之語言本質，它與思維的關係，語言的全民性質和它對社會發展底意義。

(2)語言的結構，它的特徵；不變的“語言基礎”（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和處在不斷變化狀態中之語言底詞的組合。

(3)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性，是從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它的結構出發的（新的品質要素、新的結構要素之逐漸累積；詞的組合和“語言基礎”變化底速度之不均衡性，語言的內部改進和其他等等）。

(4)全民語言和從那些語言——民族方言和各階級同行語——裏發生的“支派”，與社會史、民族史有關的它們發展的規律性。

〔譯自“真理報”6月20日〕

日本和平工業遭到嚴重破壞

由於美帝國主義，將日本加緊軍事基地化結果，和平工業，已完全遭到嚴重的破壞，如糧食輸入及輕工業原料輸入的激減，資金的困難，近來，糧食輸入已減少了50%，棉花輸入減少了48%，同時交通工具均作為軍運之故，各港口，各車站的貨物，均陷於停滯狀態。今年4月日本國營鐵道，滯貨達200萬噸。由於美國佔領軍司令部的電力統制，非軍事部門的工業以及居民用戶的電力，受到嚴厲的減少，僅及以前的45%。因此如大阪、東京的紡織工廠、碾米廠、木材工廠，大部分均已停工了。失業者的激增，今年3月，都市失業者為95萬，一週僅做35小時工作的半失業者達1,200萬人。農村中的失業者為550萬。日圓的發行額，今年4月底為止，是40萬億元。

（日文民主新聞第155號 6月30日）

日本科學工作者協會反對研究軍事科學

日本民主主義科學工作者協會，曾在5月底，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禮堂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朝鮮戰爭的關係，反動當局竟變本加厲的把進步的科學工作者，從學校、工廠裏放逐出去，為了其軍事目的，又瘋狂的動員日本科學工作者從事研究軍事科學。該協會的這次大會上，全體會員們，義憤填胸的，將此嚴重問題加以討論，並作成決議，組成反對研究軍事委員會。

（甄譯自日文民主新聞第157號）